豐田紗廠工人

控分局毆局長案
昨晨二次審理
屈洪發胡守厚又未到庭
官諭下次被告必須投案

日商豐田紗廠工人三千餘，其總代表孫乾泰，突於三月十八日晚在家被暴徒行刺受傷，該廠工人得悉係稽查包圍，嗣經曹家渡警察分局長譚葆壽率領警士前往將施等救出，龍工工人乃追隨至曹家渡分局請願，搗毀該局辦公物件，毆傷譚分局長，施幅林馨士陳榮起等，經市警察總局派大批武裝警士前往彈壓，拘獲工人屈洪發，陳春生，陳國華，王阿三，張阿三，喻浩大，施春起，秦巧生，周呀昌，胡守厚，蔣阿四，甘松林，吳金生，楊天元，張文元，楊阿二等十六名，等黨政機關調處復工後，被捕工人亦經交保釋放，地院檢察處對各工人以傷害及妨害公務罪向地方法院提起公訴，業經白洞嶺推事一度開庭審理，原告譚葆壽供述當時搗毀分局毆傷身體及警隊到場解圍拘獲各被告情形甚詳，尚有張金山作證，被告除屈洪發陳春生二人未到外餘均出庭應訊並延王祖勳律師弁獲，惟均不認有搗毀公物及傷害情悉，僅稱係人多地狹軋擠有之，當時因被告尚未到齊，諭知改期再訊在案，昨晨十時許白推事升座刑庭續訊，原告譚葆壽因事未到，由該局趙憲模邢予春兩局員代到供述經過，被告屈洪發胡守厚又未到案，其餘陳春生陳國華，王阿三、陳阿三，喻浩大，施春起，秦巧生，周呂昌，蔣阿四，甘松林，吳金生，楊天元，張文元，楊阿二等十四名，仍偕弁獲律師準時到庭，白推事一一詰訊，仍都否認有傷害行為，庭上核訊乃諭曰，被告兩次傳訊均未到齊，下次開庭務須投案，否則具保人應負責云云。

施小根子縊死後
拋屍骨軋姘頭的下場
姘夫涉殺人嫌疑被捕

▽△無錢買棺屍體在街堂裏△▽△

上月二十八日清晨七時五分新閘捕房巡長在愛文義路一六一弄查獲之女屍，面向一二二號華捕在愛文義路一六一弄上差，被現一形似勒死之女屍一具，乃用電話報告捕房，將屍體車送愛倫路驗屍所，報請特一院派檢察官檢驗，並飭華探嚴密調查，直至昨晨始拘獲該案嫌疑犯楊州人何在仁（卅九歲）何在生（二十三歲兩名，昨晨九時解送第一特院，刑八庭，由捕房律師厲志山起稱，本案兩嫌疑犯，因有殺人或修屍之罪，請准羈押偵查，嫌補房一一二號華捕上月念八日晨在愛文義路一六一弄查獲之女屍，是長沙路賣粥者名施小根子，年念九歲，是長沙路賣粥之何在仁之姘婦，捕房據報按址將被告等拘獲云云，當經黃日昇推事升堂提訊，據由法醫解剖檢驗，手髮倫路驗屍所，報請續尚未完，昨日捕房根據線人報告，謂死我還有一個結髮妻子，被告何在仁供，死者是我姘婦不錯，因為我姘婦不認有傷害行為，庭上核訊乃諭曰，被告兩次傳訊均未到齊，下次開庭務須投案，否則具保人應負責云云。

何康理破壞羅曦貞操
何應賠羅一千元

▲第二特院昨判決何仍不服▼

光夏中學教員湘人何康理，近因姦污同鄉少女羅曦，即魏雪珍，被法租界捕房拘解第二特院刑庭訊判徒刑六月，緩刑三年，何康理謂受羅曦誘惑而姘識，故不服判，已上訴，高三分院，尚未開審，上訴期間，准何保釋，羅曦因貞操被何康理破壞另延張以藩律師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判令何康理賠償精神損失費一千元，及四十年生活費一萬九千二百元，該案亦經第二特院林良推事審結，昨日下午三是許，由繆慶邦推事代理升座第五法庭的宣告判決，主文曰，何康理應賠償羅曦精神損失費國幣一千元原告其餘之訴駁回，訴訟費用，被告負担五分之一，羅曦聞判，面露笑容，而何康理則悶悶不樂，當時向庭上曰：刑事部我是已上訴，民事部份如此判決我仍不服，也要上訴，庭諭案已判決，如不服判可以上訴，旋退庭。

一月前也到上海來，死者吃醋，時常與我吵鬧，念七日下午與口角以後，我到長沙路去賣粥，至晚上八時許我予小老鼠由家中跑來，告訴我說他娘娘上吊了，我聽得此話後，兩腿嚇得發軟拋掉粥桶跑回家，見她果然吊死在門上，我因為無錢，買棺包好，放在板上，兩人抬到衖堂裏，抬不動了，所以就放在垃圾桶旁邊，黃推事核詢，詰之何在生亦承認不諱，庭諭被告還押偵查，改期七天再訊。

十齡丫頭睡凳子
主婦被訴虐待罪

南京婦人馬夏氏年約五十歲，伊於兩年前以六十元代價買得八歲一女孩，取名桂香，作為外甥媳，平素頗鍾愛，近因命相家云，該女孩八字與伊相尅，乃於去年冬月，又將桂香轉賣與本地婦人何陳氏為了頭，得款五十餘元，而何陳氏將桂香改名為愛珍，時令之操洗被等工作，稍有玩忽，即行鞭撻，愛珍因不堪虐待，上月二十二日奔出求救，被法租界捕房崗捕查明，即行拘獲，解送第二特院刑庭請求法辦，該案昨日廳庭長開第一刑庭提訊馬夏氏何陳氏，否認有買賣人口行為，何陳氏更否認虐待，女孩愛珍才，她人父母，馬路死了，爸爸將我送到奶奶（指馬夏氏）家，奶奶待我還好，後來到何家（指何陳氏）就時常被打罵，吃飯不得上拾子，夜裏不准上床睡，常睡在凳子上，訊至此，庭諭開始辯論，捕房律師謂被告何陳氏有凌虐未成年人之行為，請求依法判決，馬夏氏尚無販賣人口嫌疑，請求諭知無罪，廳庭長當宣告審結，定本月七日宣判，被告交隨傳隨到店保。

陸仲良入贅陸春江為壻
感情不洽離婚
陸靜生控陸騙訂離婚據
昨開偵查庭諭改期再訊

杭州婦人陸靜仙，因乏子嗣，由乃父作主招贅陸仲良為壻，結婚業已三十餘年，夫婦情感素不融洽，雖同居一宅內，平日頗少見面，如此夫婦，徒存名義，故於前歲十二月二十九日，由彭啓律師證明，雙方協議離婚，由中給婦生活費若干，陸有一部份為通易信託公司存摺，不久該公司突然倒閉，陸靜仙遂向第一特院民庭控訴陸仲良，指陸以詐術騙訂離婚據，初審判決原告之訴駁回，陸靜仙不服，向江蘇高二分院提起上訴，昨晨由徐福基推事開調查庭訊問，首由陸靜仙稱本人供稱與被告結婚後，曾育二女，長女已嫁，次子年已二十九歲，現在法政大學肄業，他們夫婦素不相洽，且次立據離婚，係上他們之當，據調解人說，我們夫婦與人不同，因被告係招贅陸姓，雖稱脫離，而夫婦名義仍存在，我聽信為真，始允立據，不料被告給我通易信託公司之款，不久倒去，如同廢物，被告當時招贅我家，全靠我舅俞奠滌一手提拔，始有今日，他飲水不思源，現在有錢有勢，欺我弱質，家中尚有兩妾，優遊華貴，故而不甘，提起本訴，請求恢復同居，被告陸仲良由秦聯奎律師代理，聲請駁回上訴，繼由彭啓律師到案證述一過，庭諭本案改期再訊。

★★

開麥拉

國產影片眞做了膠片行的活動廣告！
大家努力推銷宜有獎金可得

電影專業現狀之下，雖都岡偽困境情形不好，大家要是能向上進的正道上努力鑽研，還是較大前途光明，有希望的，但照目前一般情形看來，就很難說了。

只求片子拍得快，成本弄得輕，差不多這是現時一般製片商「將本求利」的「不二法門」。於是一面惟粗濫是務，一面在賤價競賣，在目光近視之下，但有微利可圖（？）便爾欣然自得，以為達到了「成功」的地步。這現象。眞覺太可怪了，前車可鑒，殷鑒不遠，那眞是一個維繫生命的好法子嗎？

最高級戲院的「鉅片」座價，只售法幣兩角，較大範圍的映權出賣，只在「脫貨求財」，能得保本，……於是攝影場上儘把膠片裝入「開麥拉」去，大搖特搖，愈快愈好，片子拍成算數，便都一切管不到了，那是什麼現象？不是神氣活現的幹着推銷膠片的工作。

以前，有人諷刺「國產電影」，說它全是阿達克，矮克發之類外國膠片行的活動廣告，因為「國產影片」的營業收入，事實上十分之五是用在膠片上的，倘使片子上沒有「電影明星」的影子拍上去在戲院裏開演賣錢，這類的膠片也就無從推銷了，照此現狀看來，此言眞知灼見，說得毫不尖刻，而確是切合事實的。

膠片行的大班在哈哈地笑了，說不定他還會得在盈利項下提出一筆鉅大的獎勵金來，嘉賞這些推銷員呢！

接到粵語片禁惡訊！
電影公會昨晚會商辦法

粵語電影片在華南方面猖獗了三四年，國語片受及重大打擊，營業一落千丈，早已大非昔比；現在除了一二家老牌公司的出品尚能維持十分之二三的底徵收入外，其他一般片子差不多竟沒立足之地位；像★★與★★等幾家公司，出品既多可觀，售座能力亦復不弱；但在香港地方，要想謀求戲院一，實在大非易事，因此新片出路很少，類多積滯，每一月間的營業收入，常是抵不過設在那裏的辦事處的開支，可見國語片在華南方面，實已悽慘之至。

以前，中央電檢會格於政治關係，固屬莫可如何，上海電影界的投機份子，亦即遷地為良，到那裏去，專擠這類片子，以致一窩風地競爭粗製濫造，鬧得烏烟瘴氣，不成樣子，直到去年，兩廣政治肅清：中央電檢會方始振其聲威，確定逐步取締辦法，限於四月十五號前，一例禁絕拍，連年重受折壓的國語片，這才現出一線曙光，有了重見拾頭的希望。

最近粵語片禁絕拍攝期限，已將到臨，但在地方勢力的庇護下，却又託名，「寬限」而仍許續攝了：這般畸形現象，眞是一大憾事，換句話說：差不多就是那一種「換湯不換藥」的怪態。

前天，「廣州上海國產電影華南協會」（按即彼處專營國語片同業的集體組織為此曾有專電到滬報告電影公會乞向中央設法制止電影公會也在昨晚開會討論了這是太家利害相同，關係國語片生條性命的大事件，必然全體意見一致，隨時議妥了切實的辦法。

短鏡頭

沈西苓「十字街頭」，金城已定九號上映。

新南劇社「復活姑娘」，劇名十分大衆化。

卜萬蒼因在清江浦攝「新人道」外景時，眼部被沙吹擊受傷，復以舟車勞頓，致發目疾甚重，患部均發炎紅腫，近正延醫治，已漸痊癒。

偶然想起
逝去了的藝人……阮玲玉

中國影壇自有史以來，在女星方面紅過一時的不少，從表演技術的見地講，阮玲玉却也是很好的一個。因為她的身體生就的窈窕，所以動作格外輕快；面上肌肉最活動，所以表情自然深刻。這位已竟失去了生命的藝人，「蓋棺論定」，是中國銀壇的一位奇才，她比什麼小鳥陳燕燕，野貓王人美等等，確都高出一籌，

可惜，她經不起惡劣環境的逼迫，早早自己結束了生命，於是這位正在邁進中的藝人，僅僅的留下了幾部片子，就不再生產了。這是影壇的不幸，藝術界的損失。

「故都春夢」是她的遺作之一，她飾一個妓女，在每一節中，表演的都維妙維肖，很合身分，高高的皮鞋，短短的大衣，蹺曲着的黑髮，含笑意的眉眼，都叫人在追念着，嘆惜着她的可惜，這僅留的倩影啊！是給予觀衆多大的刺激呢！

然而，阮玲玉還幸而是個電影演員；若是音樂家，戲劇家，文學家，詩人，畫家，書家的話，他死而留於人間的，只是死的作品，生前工作的活動後人是見不到的，從這一點想，阮玲玉又是個死而幸者的了。

一支『麗美』的小家庭
歌『明星新片，程步高導演之「夢裏乾坤」，中有插曲一闋，係由奠夏的小家庭作曲，談博製詞，許如輝孫敏合唱，吳平音樂會琰錢伴奏，（該團為蘇州業餘音樂團體，素負美譽），此曲聲調豪壯，極為動聽，唱製時重面亦極美麗，足與歌題相稱。是曲歌詞，照錄如次：

（女唱）奠夏的小家庭，兩個人一條心，不愁吃不愁穿，有的是愛情，呵，美夏的小家庭。

（男唱）你不嫌我窮，分外更相親，愛夏愛，偉大的女性，拚了我的身和心，能不能報答你的恩和情？

（女唱）說什麼恩情？

（男唱）拜倒石榴裙。

（女唱）光裕，光裕，可愛的男性。

（男唱）你我白頭同偕老。

（女唱）但願你永遠不變這條心。

（合唱）奠夏的小家庭，兩個人一條心，不愁吃不愁，有的是愛情，呵！奠夏的小家庭。